# 揭开中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画皮

## 揭开中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画皮

*April 20, 2022*

## 揭开中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画皮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意见》里说：

> 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

对此，中国的各个政治派别对此解读不一。中特官媒《人民日报》下辖的公众号“侠客岛”刊登了北大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的文章，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先要打破地方保护”，将经济失速、失业率飙升，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的根源对准了所谓“地方保护”问题：

> 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商品经济正常、高效运行的前提。在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对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造成了巨大障碍，使得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如果去掉“中国”两个字单纯看这个总纲，你肯定会认为我们生活在像美国这样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进行一场新自由主义改革。是的没错，这种关于“各个要素自由流动”的理论完全是照搬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最粗浅的结论。然后他接着列举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三种表现：

> 一是有些地方在政府项目招标、政府采购中，设置倾向本地企业的条件，通过投标资格限定，排除外地企业。
>
> 二是公共服务向本地居民倾斜，某些项目只对本地居民提供。
>
> 三是有些地方政府采取非法手段，对本地企业提供不合理保护，影响很恶劣。

我们分条来看，其中的第一条和第三条的指向是相似的。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商关系。其实，仅仅就在08年，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还是统治阶级媒体和学界所大力吹捧的对象，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增长而给企业在税收、地价等方面创造的种种优渥条件被视为是中国“增长奇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们所没有提及的，是地方政府在gdp考核下面对劳资纠纷时完全站在企业一方任意镇压工人运动的行径。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工人运动和各类维权行为的暴力镇压所维持的**“低人权优势”**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么肯定有人问：既然曾经被官方视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一部分，怎么现在又反而变成了“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阻碍呢？答：时移势易也。面对疫情几近失控，经济失速、失业率飙升的局面，特色中央政府也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首先考虑的已经不是邓小平时代的“放权让利”搞国营

企业承包制，或者胡温时期“放水养鱼”发展民营经济，而是如何尽可能地用最低的成本尽快榨取最多的剩余价值，当然也包括之前所谓“地方利益”的部分。也就是说，只有打破“地方利益的藩篱”，才能将之前地方截流的剩余价值收归中央，从而增强中央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因此，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其中的第二点是最具有迷惑性的一点。如果本地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可以同等地向外来务工人员提供，那么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岂不是一件大好事？毫无疑问，这是特色黑帮在宣传方面一种极为常见的策略，也就是在推行某项新的政策时大力强调这项新举措带来的好处，对带来的负面后果则避而不谈。为了让大家愿意把狗屎吃进肚子里，那么必须给狗屎上放足够多的糖。

但即便是这种“好处”也每每令人从充满希望到失去信心，像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既然在二十年前和十年前做不到，今天也同样做不到。不是因为受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而是对于特色黑帮来说成本太高，根本不会考虑。

自由派资产阶级对“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评价则更有意思。YouTube频道“文昭谈古论今”称：实现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加上一个“统一”，让人怀疑中共实际上想实现的是党对市场的绝对控制。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来说，**“**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是孩子，而中特则是脏水，因此，只需要倒掉脏水，把孩子留下就可以了。而对无产阶级来说：这两者都是脏水，都需要倒掉。

特色政府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小资产阶级左翼当中也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出现了一种较为隐秘同时具有迷惑性的意见，认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在学秦始皇“消灭地方割据势力，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是“有进步意义的”。还有声音认为，我们敬爱的领袖习总书记“果断处置”香港和新疆的叛乱也可以被归认为是“秦始皇行为”，是“毛主席再现”，“秦政法的核心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而自由派资产阶级则从反面批判秦始皇的种种残暴行为，力图说明只有走民主宪政道路才能将中国从“当代秦始皇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这两种说法是相反相成的，共同特点是把**“**秦始皇**”**抽象出来，而忽视了造就**“**秦始皇**”**的社会阶级基础。

甚至有人还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给郭沫若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来表达对“秦始皇行为”的支持态度：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很显然，这部分同志犯了一个很典型的**“**刻舟求剑**”**的错误，把性质不同的历史进行了不恰当的类比。毛泽东写下《读〈封建论〉呈郭老》之时，是在成功挫败林彪的右翼军事政变之后，发现林立果在著名的反革命宣言《571工程纪要》（注：在改开后对文革的大批判中曾经大量引用了里面的内容）中，恶毒攻击毛主席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并高呼“打倒当代的秦始皇”。因此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正是因为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走

资派之间的尖锐阶级斗争同两千多年前历史上新兴地主阶级与旧奴隶主贵族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具有很大的相似度。历史学家赵纪彬还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指出：少正卯在鲁国讲学使得孔门“三盈三虚”是阶级斗争，孔子诛杀少正卯，是鲁国奴隶主贵族阶级诛杀代表新兴个体私有者阶层的法家领袖少正卯的反革命事件。

如果有人说，习近平的这些做法是“秦始皇行为”，有“进步意义”，那么我想问：习近平和中特能否像秦始皇和战国的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一样，代表新兴的革命力量也就是无产阶级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当我们将现实的政治力量和历史上做对比时，一定要首先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考察。

对于说习是“毛主席再现”这个说法，我只引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的结尾来反驳就够了：

>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他作为一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的仪式，在巴黎布置礼拜拿破仑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汪东圆柱顶上被推下来。

如果“人民领袖”的称号最终落在习近平的身上，毛泽东像就会从天安门城楼上被推下来。

那么接下来会有人问：这样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好事情吗？我的回答是：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是在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共和国，“自由”和“平等”也只能表现为资本的平等和自由，更遑论是在专制政府统治之下。我们伟大的导师列宁同志曾经说过：

> 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应当承认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表现为而且从来就表现为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资本的平等和自由。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你们在口头上都是承认这本书的）中，千百次地阐明了这一点，嘲笑了对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解，嘲笑了看不到这一点的边沁分子的庸人，揭示了这些抽象概念的物质根源。

> 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就是说只要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对工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实行雇佣奴隶制，是资本具有无限权力，是资本压迫劳动。这是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可是“有教养的”先生们，你们竟把这个起码常识也忘记了。——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1919年6月23日）

我们完全应该用同样的话来回答所谓“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议”。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其二，我们还应该指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中国进入金融主导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表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面临国际上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阵营竞争的巨大压力，在国内则面临着控制疫情、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尖锐的考验，必须加快转变国家形态，攻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反对，实现对剩余价值

的最大化榨取。

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大量工业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事实上不具备竞争能力，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讲法是不符合“效率原则”和“市场竞争原则”，其可以生存下去的关键原因是地方政府出于gdp和创造就业考虑而进行的大量补贴和提供订单。那么伴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可以预见这一批企业将会倒闭，导致失业激增，形成类似于上世纪末国企大下岗的局面，严重损害中西部地区工人阶级的利益。使得更多的工人被迫抛妻弃子，离开缺乏就业机会的中西部，来到东南沿海打工。而在资产阶级看来则是“僵尸企业出局和市场活力增加”，翻译过来也就是增加剥削率，更好地掠夺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

在更大的范围内，则是加快各个“生产要素”向东南沿海地区和一线城市转移，因为只有这些地方具有“集聚优势”和“交通便利”，方便海运出口，而且经济发达，消费能力强，可以消化过剩产能。除了少数一线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之外，中西部地区和三四线城市都会陷入长期萧条的困境之中。

另一方面，中特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领域的掌控，这种掌控并非如一些小资产阶级所幻想的那样是“打击金融寡头，让利人民群众”，而是进一步加强通过金融手段最大限度地完成对全国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榨取和占有。因此，与中西部地区普遍萧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上广深则会在金融资本的泡沫中显示出一种病态的“繁荣”景象。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必然导致中国最广大的人民陷入更深的灾难当中：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受到更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小资产阶级加速破产和贫困化；中小资本难逃被垄断资本所兼并的命运。这是中特政府加紧推行其以金融资本主导的国家垄断资本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结果。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面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中国的广大人民决不会束手待毙，只会更加激发中国各革命阶级对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层出不穷的反抗运动。